

雷 达◎主编

新中国
文学精品文库

散文卷 上

SANWENJUAN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雷达◎主编

新中国
文学精品文库

散文卷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 散文卷. 上/雷达主编.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47-778-5

I.新… II.雷…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840号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散文卷(上)

XINZHONGGUO WENXUE JINGPIN WENKU. SANWEN JUAN. SHANG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芳
责任技编 钟愉琼
责任校对 万妮霞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装帧设计 海天龙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
定 价 88.00元(上、下)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选前言

回眸六十年文学的来路，发现我们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着文学，而我们的文学也在不断地选择着自己在时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自身对时代最敏感问题的回应，这种双向的选择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地焕发活力。六十年来，这个双向选择过程留下了大量经验或教训，内涵丰富而深刻。

对前三十年我只想说一点，那时可供作家选择的余地比较小，那时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然而，作家和诗人们固然有如戴着镣铐的跳舞，但他们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呢？艺术还有没有它自身特殊的生存秘密呢？事物还有没有它的两面性呢？当然有！不少作家在那样的时空环境中，能把自己的创作能力和个性发射到极为可观的高度，有的至今放射着夺目的生命之光，不能不令人惊叹！它们虽然充满内在矛盾，有其局限性，但大体上在时间的河流中挺立住了。这是怎样的悖论和奇观啊，其中有哪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奥秘，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后三十年间，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然有诸多的不足，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化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箝制，我们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了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

在我看来，有一种精神是很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诗人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上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甚至走向边缘化的情势下仍然活着，而且仍然不可替代地活着，强健地活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人认为，当代文学无主潮，我却认为主潮还是存在的，不过它以极为曲折、复杂有时是潜在的形态存在着，且一度被遮蔽了，尤其前三十年。但它与五四精神遥相呼应，还是发展和贯通下来了。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那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选本的思想支点和审美依据，是最根本的选择标准和出发点。尽管我们总是说，心目中的大师还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旷世巨著似乎也未曾露面，但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6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恐怕在规模上、数量上、影响力上，超过了过去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任何阶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选本是大跨度的，饱满的，美不胜收的。我们无意于要求选本历时性地体现六十年文学的全部事件和脉络。我们更看重的也许是每篇作品的文学价值。由于篇幅原因，长篇小说是无法进入这种选本的；理论批评我们编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放弃了，主要是不成熟。时值共和国六十年华诞，估计相似的选本肯定不会少，但我们相信，姚黄魏紫，各有各的眼光，我们的选本究竟怎么样，还是让它经受读者的检验吧。

编者

2009年11月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

专家委员会

(排名不分先后)

程光炜	吴义勤	胡 平	阎晶明	李敬泽
李 星	雷 达	李 辉	李建军	贺绍俊
陈晓明	张颐武	孟繁华	白 烨	白 描
彭学明	朱向前	何向阳	张清华	谢有顺
洪治纲	李洁非	汤吉夫	程金城	赵学勇
施战军	王 干	张志忠	张 陵	汪 政

敬 启

由雷达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精选了新中国六十年来（1949—2009）出版的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和诗歌作品。我们已经联系到大部分作者，他们同意将作品列入《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出版，因涉及作家作品过广，仍有部分作者无法取得联系。请作者看到本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奉寄样书和稿酬。谨致谢忱！

联系人：蒋鸿雁

电话：0755-83460371

Email: jhy1688@hotmail.com

海天出版社

2009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北京的春节	老 舍 (001)
社稷坛抒情	秦 牧 (004)
初冬过三峡	萧 乾 (009)
鉴湖风景如画	钦 文 (013)
依依惜别的深情	魏 巍 (015)
日 出	刘白羽 (021)
雪浪花	杨 朔 (024)
船夫曲	魏钢焰 (028)
天山景物记	碧 野 (035)
序 曲	韩少华 (041)
花	曹靖华 (044)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046)
黄鹂——病期琐事	孙 犁 (050)
白云就是妈妈	菡 子 (053)
北平年景	梁实秋 (056)
故乡的榕树	黄河浪 (059)
枯叶蝴蝶	徐 迟 (062)
给傅聪	傅 雷 (063)
春夜的沉思和回忆	何 为 (067)
南颖访问记	丰子恺 (071)
《苏州园林》序	叶圣陶 (075)
怀念萧珊	巴 金 (078)
霞	冰 心 (088)
紫藤萝瀑布	宗 璞 (089)
黄 昏	萧也牧 (091)

雄关赋	峻 青 (095)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 (101)
枫叶如丹	袁 鹰 (104)
老人和夕阳	赵丽宏 (106)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严文井 (108)
盆 景	林斤澜 (112)
大地之母	三 毛 (115)
打碗碗花	李天芳 (116)
生 命	钟惦棐 (120)
伤 逝	台静农 (123)
读沧海	刘再复 (125)
洁白的祝福	舒 婷 (128)
杏黄月	张秀亚 (131)
响在水中的水声	萧 白 (134)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139)
秦 腔	贾平凹 (144)
野性的湖	柯 蓝 (150)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152)
髻	琦 君 (156)
昆仑飞瀑	李若冰 (160)
我的空中楼阁	李乐薇 (165)
河之女	铁 凝 (168)
六骏踪迹	杨闻宇 (172)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 (176)
我与地坛	史铁生 (181)
作家的劳动	路 遥 (196)
聆听西藏	扎西达娃 (199)
在声音的世界里	王 蒙 (204)
乡土情结	柯 灵 (207)

云南云	公 刘 (211)
音乐和我	白 桦 (215)
青岛之晨	林 非 (218)
融入野地	张 炜 (220)
放孩子飞吧!	刘 墉 (231)
幻想三题	斯 妤 (234)
有话对你说	韩小蕙 (237)
痛苦的飘落	张立勤 (243)
爱的履历	梅 洁 (246)
青海湖, 梦幻般的湖	冯君莉 (250)
江边雨	姜德明 (252)
有星和无星的夜	吴泰昌 (256)
参星与商星	陈慧瑛 (262)
小 屋	李佩芝 (266)
从这里到永恒	赵 玫 (270)
煎饼花儿	马瑞芳 (276)
凤凰——草鞋下的故乡	祝 勇 (281)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刘小枫 (288)
仇家死了	卞毓方 (295)
岁月河流上的码头	彭 程 (298)
云 赋	孙 荪 (300)
看山人	叶永烈 (303)
婉约情怀	马步升 (306)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	何向阳 (311)
绝 响	陶 然 (318)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周晓枫 (322)

北京的春节

◎老舍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宪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瓢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喝的的一切。他们也必

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

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

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

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合。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残灯破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

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年。

社稷坛抒情

◎ 秦 牧

北京有座美丽的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个用五色土砌成的社稷坛。

社稷坛是北京九坛之一，它和坐落在南城的天坛遥遥相对。古代的帝王们，在天坛祭天，在社稷坛祭地。祭天为了要求风调雨顺，祭地为了要求土地肥沃。祭天祭地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五谷丰登，可以“聚敛贡城阙”。五谷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因此，人们臆想的稷神（五谷）就和社神（土地）同在一个坛里受膜拜了。

穿过古柏参天、处处都是花圃的园林，来到这个社稷坛前，突然有一种寥廓空旷的感觉。在庄严的宫殿建筑之前，有这么一个四方的土坛，屹立在地面，它东面是青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间嵌着一大块圆形的黄土。这图案使人沉思，使人怀古。遥想当年帝王们穿着衮服，戴着冕旒，在礼乐声中祭地的情景，你仿佛看到他们在庄严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天命”畏惧的眼色，你仿佛看到许多人慑服在大自然脚下的神情。

这社稷坛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儿神秘庄严的色彩了。它只是一个奇特的历史遗迹。节日里，欢乐的人群在上面舞狮，少年们在上面嬉戏追逐。平时则有三三两两的游人在那里低回。对，这真是一个激发人们思古幽情的所在！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让这种使人微醉的感情发酵的去处可真多呢！你可以到泰山去观日出，在八达岭长城顶看日落；可以在西湖荡画舫，到南京鸡鸣寺听钟声。可以在华北平原跑马，在戈壁滩上骑骆驼；可以访寻古代宫殿遗迹，听一听燕子的呢喃，或者到南方的海神庙旁，看浪涛拍岸……这些节目你随便可以举出一百几十种来，但在这里面可不要遗漏掉这个社稷坛！这坛后的宫殿是华丽的，飞檐、斗拱、琉璃瓦、白石阶……真是金碧辉煌！而坛呢，却很荒凉，就只有五色的泥土。然而

这种对照却也使人想起：没有这泥土所代表的大地，没有在大地上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根本就不会有这宫殿，不会有一切人类的文明。你在这个土坛上走着走着，仿佛走进古代去，走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在那里，莽莽苍苍，风声如吼。一个戴着高冠、穿着芒鞋的古代诗人正在用他的悲悯深沉的眼睛眺望大地，吟咏着这样的诗句：

朝东西眺望没有边际，
朝南北眺望没有头绪，
朝上下眺望没有依归，
我的驱驰不知何所底止！

……

九州究竟安放在什么上面？

河床何以洼陷？

地面，从东至西究竟多少宽，从南至北多少长？

南北要比东西短些，短的程度究竟是怎样？

——屈原：《悲回风》和《天问》，引自郭沫若译诗。

这不仅仅是屈原的声音，也是许许多多古代诗人眺望原野时曾经涌起的感情。这种“大地茫茫”的心境，是和对于自然之谜的探索和对于人间疾苦的忿慨联结在一起的。

想一想这些肥沃土地的来历，你会不由得涌起一种遥接万代的感情。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最古老时代原是一个寂寞的大石球，上面没有一株草、一只虫，也没有一层土壤。经过了多少亿万年，太阳风雨的力量，原始生物的尸骸，才给地球造成了一层层层的土壤，每经历千年万年，土壤才增加薄薄的一层。想一想我们那土壤厚达五十米的华北黄土高原吧！那该是大自然在多大的时间里的杰作！但这还不算，劳动者开辟这些土地，是和大自然进行过多么剧烈的斗争呀！这种斗争一代接连一代继续着，我们仿佛又会见了古代的唱着《诗经》里怨忿之歌的农民，像敦煌壁画上面描绘的辛勤劳苦的农民，驾着那种和古墓里挖掘出来的陶制高轮牛车相似的车子，奔驰在原野上，辛苦开辟着田地。然而他们一代代穿着破絮似的衣服，吃着极端粗劣的食物。你仿佛看到他们在田野里仰天叹息，他们

一家老小围着幽幽的灯光在饮泣。看到他们画红了眉毛，或者在头上包一块黄布揭竿起义，看到他们大批地陈尸在那吸尽了他们的汗水然后又吸尽了他们鲜血的土地。想一想，在原始社会中他们怎样匍匐在鬼神脚下，在阶级社会中他们又怎样挣扎在重重枷锁之中。啊，这些给荒凉的大地铺上了锦绣花巾的人们，这些从狗尾草、蟋蟀草中给我们选出了稻麦来的人们，我们该多么感念他们！想象的羽翼可以把我们带到古代去，在一家家的门口清清楚楚看到他们在劳动、在饮食、在希望、在叹息，可惜隔着一道历史的门限，我们却不能和他们作半句的交谈！但怀古思今，想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民是几千年历史中第一次真正挣脱了枷锁，逐渐离开了鬼神天命的羁绊的农民，我们又仿佛走出了黑暗的历史的隧洞，突然见到耀眼的阳光了。

你在这个五色土坛上面走着走着，仿佛又回到公元前几千年去，会见了古代的思想家。他们白发苍苍，正对着天上的星辰、海里的潮汐、陶窑的火光、大地的泥土沉思。那时的思想家没有什么书籍可以阅读参考，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四时代谢、万物死生的现象，都使他们抱头苦思。他们还远不能给世界的现象说出一个较完整的答案。但是他们终究也看出一点道理来了，世间的万物万事，有因有果，有主有从，它们互相错综地关联着……正是由于古代有这样的思想家在这样地思考过，才给后来的历史创造了这样一座五色的土坛。

“五行”的观念和我们这个民族一样地古老，东、南、西、北是人们很早就知道的，人们总以为自己所处是大地的中间，于是在四方之外又加上了一个“中心”，东、南、西、北、中凑成了五方五土的观念，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好些人家的屋角有“五方五土龙神”的牌位。烧陶方法和冶铜技术发明了，人们在熊熊火光旁边，看到火把泥土变成了陶器，把矿石烧成溶液，木头燃烧发出了火光，水又能够把火熄灭。这种现象使古代的思想家想到木、火、金、水、土（依照《左传》的排列次序）是万物的本源。于是木、火、金、水、土把五行的观念充实起来了。

烧制陶器这件事使人类向文明跨前一大步，在埃及、在希腊，都由此产生了神明用泥土造人的神话。在中国，却大大地发扬了“五行”的观念。根据木、火、金、水、土五种东西彼此的作用，又产生了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根据这几种东西的颜色：树木是苍翠的，火光是红艳艳的，金属是亮晶晶的，深深的水潭是黝黑的，中原的泥土是黄色的。于是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就被拿来配

木、火、金、水、土，成为颜色上的五行了。

这个五方、五行的观念被古代思想家用来分析许许多多的事物，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天上二十八宿的分隶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乌龟）四方，都是和这种观念紧密地联结起来的。

把世界万物的本源看作是木、火、金、水、土五种东西相互作用产生出来的，这和古代印度哲学家把万物说成是由地、火、水、风所构成，古代希腊哲学家说万物的本源是水或者火……那思想的脉络是多么地近似啊。

尽管这种说法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奇特甚至好笑的，然而那里面不也包含着光辉的真理吗：万物的本源都是物质，物质彼此起着错综的作用……哦！我们遇见的对着泥土沉思的思想家，他们正是古代的略具雏形的唯物主义者！

没有这些古代思想家，我们就不会有这个五色的土坛。审视这五种颜色吧，端详这个根据“天圆地方”的古代观念筑起来的四方坛吧！它和我们民族的古代文化存在多么密切的关系啊！

我们汉民族的摇篮在黄河的中上游，那里绵亘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因此，黄色被用来配“土”，用来配“中心”，成为我们民族传统中高贵的颜色。中心是不同于四方的，能够生长五谷的土地是不同于其他东西的，黄色是不同于其他颜色的。在这个土坛的中心，黄土被特别砌成了一个圆形，审视这个黄色的圆圈吧！它使我们想起奔腾澎湃的黄河，想起在地层下不断被发掘出来的古代村落，也想起那古木参天的黄帝的陵墓。

我多么想去抱一抱那些古代的思想家，没有他们的艰苦探索，就没有今天人类的智慧。正像没有勇敢走下树来的猿人，就不会有人类一样。多少万年的劳动经验和生活智慧积累起来，才有了今天的人类文明。每一个人在人类智慧的长河旁边，都不过像一只饮河的鼯鼠。在知识的大森林里面，都不过像一只栖于一枝的鹪。这河是多少亿万滴水汇成的啊，这森林是多少亿万株草木构成的啊！

瞧着这个社稷坛，你会想起中国的泥土，那黄河流域的黄土、四川盆地的红壤、肥沃的黑土、洁白的白垩土……你会想起文学里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国的泥土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到自己胸上；有人远适异国归来，俯身亲吻了自己国门的土地。这些动人的关于泥土的故事，使人对五色土发生了奇异的感情，仿佛它们是童话里的角色，每一粒土壤都可以叙述一段奇特的故事，或者唱一首美好的诗歌一样。